



女人

西岭雪

人鬼情系列

都不是天使

西岭雪◎著

那句主题曲般回荡于书中的「找一个人来爱」竟包含着那么多难以言喻的孤寂与无奈，而那恶毒的诅咒虽然来自遥远的年代，却与人物的当下经历息息相关，使整部作品的气脉更加丰足……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Yarendoubushi Jianzhi

女人

西岭雪

人鬼情系列

都不是天使

西岭雪◎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女人都不是天使 / 西岭雪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6.9
(西岭雪人鬼情系列丛书)

ISBN 7-5387-2144-4

I. 女... II. 西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4261 号

女人都不是天使

作 者	西岭雪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陈 琛
责任编辑	陈 琛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5638648 发行科: 0431-567778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40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	190 千字
印 张	15
版 次	200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8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

目录

《黑色星期天》 和一个真正有钱的男人 · 1



《黑色星期天》。一首关于死亡的歌，我的挚爱。

那个姓吴的客人，真正的富翁，点我唱了这首死亡之歌。

我们在江边宵夜，玩了一场关于嫖客与妓女间的精彩过招。

八大胡同的昨夜星辰 · 19



姥姥的身影在重重楼栏间急急穿行，袖子一甩，就是一出戏。

她说过：世上人，无非嫖客与妓女。

姥姥会这样说，因为她自己是个妓女。

妈妈痛恨姥姥，她在十六岁那年离开了她；而我，我痛恨妈妈，同样选择了离弃。

黑暗里女人的战争 · 39



我视夕颜为我的对手，假想敌。

活在这世上，可以没有朋友，但不能没有敌人。

有敌人，才能让自己活得清醒，有目标，有斗志。

泮坑神庙前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· 59



当他问起我名字时，我有流泪的欲望。

WENNY，云无心，随风聚散，哪一个才是我真实的自己？



会飞的流言棉衣 · 81

在人们的传说中，夕颜成了一个弃儿，一个私生子，一个被继父猥亵的养女，一个克夫克母的扫把星。

可是真相呢？真相到底是什么？

我对她的阴郁的身世之谜，那个有关死亡的故事充满了好奇。

乾仔发动了一场“夜天使”逼宫 · 101

夕颜聪明得可以预知所有的答案。然而即使看到结果，却还不能不做。

她以为自己是上帝，还是救世主？

她的话，总能那么痛地刺进我心里去，痛出一份深深的仇恨。

胜利使我如此痛悔 · 121

黑暗中，我向秦晋索取了一个吻，干净彻底地打败了夕颜。

然而胜利使我流了泪，第一次因为内疚与自惭而流泪。

握刀的夕颜，是一尊真正的爱神。

我终于看到了夕颜的眼泪 · 143

半个世纪前的爱情传奇如一卷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古画，在我面前徐徐展开。

我将手覆在夕颜手上，说：“让我和你一起去弄明白真相。”

和你预订百万个吻 · 165



一切都是预感的吧？

百合花园的百花楼是亚当与夏娃的伊甸园，在这里，我和风拥有百万个吻，预订百万个来生。

生生世世，男男女女，也都只是一场及时的过错罢了！

世上人无非嫖客与妓女 · 183



神与妖的距离只是一步之差。夕颜像个复仇女神一样及时出手救下了阿容，却在内心里毁灭了自己。

我怀孕了。然而大风起兮就此失踪。

所谓最美的爱情不过是月光照在鹅卵石上，却被我看成了一条河。

让爱随风而逝 · 203



如果有一天，一个女人肯用她的血洗去我的罪孽，我也会用我的血洗去她的戾气，我们的命运将因此改写。

冥冥中，谁的手将我们的命运互换，解除血腥的符咒？

尘埃落定谁是谁的前缘 · 223



“夜天使”就像一棵秋天的树，叶子一天一天地落了，可是树还在，到了明年春天，会重新茂盛的。

但是夕颜呢？夕颜在哪儿？





《黑色星期天》 和一个真正有钱的男人

《黑色星期天》。一首关于死亡的歌，我的挚爱。

那个姓吴的客人，真正的富翁，点我唱了这首死亡之歌。

我们在江边宵夜，玩了一场关于嫖客与妓女间的精彩过招。





A

在雪地上行走的人看不见自己的脚印是很惶恐的。

不敢回头，却频频回头，心中的恐惧在积压，膨胀，终至撕裂。想号叫，喉咙似被掐住了，声音窒息扭曲至不可闻，犹豫着是不是要停下，却终于忍不住狂奔，哪怕前面是万丈悬崖，也宁可纵身而下，在毁灭中享受尖锐的痛感，于死亡里体味真实。

然而没有，奔跑的方向只是奔跑本身，雪野无边无际。

每一步，都踏不到实处……

我只不过想毁灭。

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可期待的了，奇迹永不属于我。

我只不过想毁灭。

昨夜，那个女人又来了，大红缎袄，高绾双髻，很古怪的装扮。喃喃地诅咒着。

其实我从没有见过她，不过，我知道她是谁。

她的面目模糊不清，有血从眼耳口鼻缓缓地流出，腥红黏稠，渐渐弥漫开来。

她的声音，那恶毒的血腥的诅咒，敲击着我的耳膜，在雪野里追逐着我。在她们的诅咒声中，漫天的大雪都变得腥红，如血。

为此我将音响开至最大，希望盖过她的声音。

“Sunday is Gloomy, My hours are slumberless.”

我听的歌叫做《黑色星期天》。一首关于死亡的歌，我的挚爱。

幽灵的声音。从地底挣扎着倾诉，又似呼唤，求着，找人与她同行。

传说里找替身的水鬼，如果会唱歌，便是这样。

我抱膝听着，坐在 V8 包厢的角落里，抽着烟，倚着音箱。声音先到达我的背，然后才是耳朵。

先感到，后听到。身心的双重震颤。

烟头在黑暗中闪烁。

星微的光亮。因为那一点点的光而使黑暗愈发深沉。

也只不过是夜里八九点钟吧，室外应该是灯火通明的。但是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，密封的包间，只有门没有窗，四周还要拉上深紫色落地厚丝绒帘子，既为装饰也为隔音。

我像蛹一样被裹在深紫色的厚丝绒的茧里。《黑色星期天》唱得再哀伤也不会打扰别人的情绪。

V8 靠近走廊最深处，最小，也最潮湿。黑暗中坐在地毯上听音乐，总觉得四周有无名菌类在默默滋长，而另外一些生命在枯萎、腐烂。除非客满，否则很少会有客人点这一间。

如果有事，服务员会知道到这里来找我。不唱歌也没有客人请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儿的，吸烟，听音乐。偶尔也会骂人。

在“夜天使俱乐部”里，我表面上是歌手，暗地里则是不加冕的副经理，老板高生身边的红人儿，操生杀大权。

连经理秦小姐也要畏我三分。



“夜天使”，夜里的天使，以灯光和音乐做翅膀，舞在醉生梦死的嫖客的笑影里。

世上人，无非嫖客与妓女。我姥姥说的。

她说弄明白了这一点，才好做人，不然总是处处碰壁。

我就是在碰了壁之后才明白的。

明白了，却依然不肯信。总有例外吧？总会有的。

曾经以为高生是个意外，无关财色。

我生日那天，他从香港航运来刻有庄子《秋水》全文的巨幅玉石屏风。

“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，泾流之大，两岸渚崖之间，不辨牛马。于是焉河伯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，为尽在己，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，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叹：野语有之曰，闻道百，以为莫己若者。我之谓也！……”

我很开心，拼命地张开双臂去拥抱画屏，闭着眼睛大声背诵：“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，而轻伯夷之义者，始吾弗信，今我睹子之难穷也，至于子之门，则殆矣！吾长笑于大方之家……”

高生问：“每个人都有物欲，有些人集邮，有些人集火柴贴花，有些人攒钱，有些人收藏美酒或老爷车……但是你，你的嗜好是搜集各种版本的《庄子》，为什么？”

我不答，只抱着屏风摇头晃脑：“北海若曰：井龟不可以语海者，拘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冰者，笃于时也；曲士不可以语

道者，束于教也……”

他不放过我，仍然追问：“有人说通常执著于物欲的人，是因为对生活没把握，所以才渴望拥有，借实在的东西来安慰自己。你呢？你为什么这样喜欢庄子？”

我仍然笑着，闭着眼睛接下去，“高生不可以语庄子者，吝于情也。”

他笑起来，忽然将我高高举起，恐吓道：“你不说，我就把你从楼上抛下去。”

是百花楼。

听起来像个妓院的名字，位于广东梅州郊区的百合花园。

百合花园别墅区，每一幢都有一个很好听的惹人遐思的名字，百草堂，百鸟轩，百尺阁，百步亭，百色坊……我们这一幢，叫百花楼。

对物的拥有是生命最真实的痕迹。无论是别墅，还是庄子，都只是一种占有。

我占有庄子画屏，高生占有我，我们占有百花楼。

百花楼上，庄子屏前，醉在龙飞凤舞泼墨如画的《秋水》里，我以为高生是与众不同的，至少他对我用了心。

是在那夜委身于他，自以为并不是卖。

但是后来知道，一切仍然是场看起来挺美的交易，交易终究是交易。

V8的门轻轻响了一下，Shelly走进来，通知我演唱的时间到了。

我盯视她，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找个借口刁难。



但是在我还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，她已经转身走了。

我有些悻悻然，捻灭烟，在手袋里取出镜子来补妆。

Shelly 是我在俱乐部里惟一的对手。我一直想降服她，让她像其他人那样对我小心翼翼，随便她在背后怎样骂我都不要紧，但是当着面，她必须对我毕恭毕敬，俯首称臣。

可是不行，无论在任何人面前，经理、老板、客人，或者我，她都是这副不卑不亢的样子，像个贵族。

呸，扮高贵，何必来这种声色场所打工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经理助理而已，就是经理也对我谦恭有加，她凭什么可以永远这样从容不迫？

走出 V8，领班阿容立刻满面笑容地迎上来，甜甜地叫一声“Wenny”，话音未落，笑影儿已没了。

就冲这一点，我猜她早已过了二十三岁。

可是她赌天誓日地说自己只有十八。十八？鬼才信。这里的女孩子，个个都说自己只有十八岁，但是眼角的鱼尾巴沾水都能游了，不化妆像主妇，化了妆像怨妇，就是怎么看都不像少女。

很多人想尽办法除皱祛斑，可是，有没有一种护眼霜可以抹上去让眼中沧桑尽去，清纯无邪？

睁着一双厌倦瞌睡的眼，就算把脸上的粉抹得再厚也盖不住那股风尘味儿。

在驻颜有术这一条上，没有人可以比得过我们云家的女儿。

代代都是不老的妖精。

姥姥算年龄怎么也有七十了，可是看起来只像五十多；妈妈

该有五十了，可是说她三十岁也有人信；而我，连我自己都快说不准自己的年龄，因为妈妈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年龄，连带我的年龄也一改再改，如今，我对外声称自己十九岁。

十九岁的脸，二十九岁的身体，三十九岁的灵魂和心。

阿容冲我鬼鬼祟祟地笑，很亲密的样子：“Wenny，上了台，别忘了注意一下 T2 穿深色西装的男人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那是吴先生，他已经来了三个晚上了，是大主顾。”

“梅州会有什么大主顾？左不过哪家酒店经理罢了。”

“正是大世界假日酒店的，不过不是经理，是董事长，香港人，梅州是他祖籍，像大世界这样的酒店他在全世界至少有十几个，是真正富翁。他每次给公关的小费都三四百，光是猜猜拳喝喝酒，连包间都没进过。”

“没进包间就给三百块小费？”我微微上心，这样子才是真大方了，“他都点过哪几个小姐？”

“从没点过，都是秦小姐安排给他的，安排谁就是谁，他不挑不拣，见谁都散钞票，整个一散财童子。那几个公关为了争他都快打起来了。”阿容的声音里充满妒意，恨不得立时三刻就脱下工装去做公关，可以赚那三百元小费。“Wenny，要我说，你把那个吴先生抢过来算了，只要你一出手，那些公关算什么，吴先生瞄都不会瞄她们一眼，看她们再轻狂？”

我笑了。在俱乐部里，表面上虽然等级森严，总经理、经理、经理助理、总管、主管、领班、服务员和公关小姐、打杂的小弟小妹，一层层分工明确，秩序井然。但是说到底，是谁最能



拉拢客人最有本事，赚到钱声音才大，所以阿容虽然是领班，对比她低半级的红小姐却只有瞪眼吃干醋的份儿，看不得别人赚小费，自己又没本事，便巴不得一拍两散，出动我去杀一杀那些小姐们的威风，让她们别太得意。

梅州的款爷不少，真正的富翁却不多。但是富翁不等于“凯子”，能不能钓上他，要凭技巧。

我有一点点技痒。

阿容察言观色，打蛇随棍上：“刚才那吴先生特意下单子点歌，说很喜欢你唱的《黑色星期天》，请你多唱两遍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

今天如此绝望
 我的时间从此无边无际
 我爱,我沉睡在黑暗的底层
 白色的小花不能唤醒你
 悲伤的黑色灵车哦,它们引你到哪里
 天使们不肯将我还给你
 如果我想要参加你,他们会生气吗
 绝望的星期天

《黑色的星期天》，我自己译的歌词。

这是一首死者唱给生者的歌。每当唱起它，我的身心就完全沉浸在音乐的凄凉无奈中，不能自己。我的灵魂出窍，追随着白

色小花黑色灵车远去，红尘中的一切将不能再诱惑我，羁縻我，摧毁我。

我知道我唱歌的时候是最美的，尤其全情投入时，“会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圣洁感”。这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何教授告诉我的。哦，何教授……

今天如此绝望 我消失在暗影中
 我和我的心都已经决定面对结束
 鲜花和祈祷文如此悲伤
 我明白,让他们不要哭泣吧
 让他们看到我微笑着离去
 死亡不是梦,我在死亡里爱抚你
 我的灵魂祝福你直到最后一次呼吸
 绝望的星期天

英文唱完唱中文。一曲唱罢，没有人鼓掌。

我非常满意。在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里，掌声和口哨都不代表什么，脱衣舞女郎站上台不必表演也会有吁声。沉默的聆听才是最好的赞美。

他们全被我感动了。

只有这一刻我是活着的，是他们的主宰，凭借我的歌声，而不是身体。

我讨厌用身体赚钱。可是逃避不了。

毕竟用身体赚钱比用头脑赚钱更实惠，更快，更多，也更



直接。

我喜欢直截了当。

无需经过任何引见或邀请，下了台，我直接坐到吴先生身旁。

他微微惊讶，更多欢喜，站起身子来拉座位。他的朋友起哄地说欢迎，争着递烟，递酒，递瓜子儿碟子。

我点燃了烟，同一千人轻轻碰杯。

坐在一旁的陪酒小姐的脸涨得绯红，我看也不看她一眼，推开碟子说：“我从不嗑瓜子儿。”

我从不嗑瓜子儿。

因为妈妈说过，瓜子儿和妓女是分不开的，是她们的道具、营生、手段和标志。

儿话的尾音使吴先生更加惊讶：“你是北京人？”

是。我吐出一口烟，并不顺着话题往下说。

多话的女人总是容易被看轻。名正则言顺。没有地位的人最好少说话。

如果不能为自己辩解，那么沉默也是一种选择。

C

收工后，吴先生约我去江边宵夜。

江上有很好的月亮，和灯光彼此争辉。江边情侣如云，邻座